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三

牧齋初學集一百十卷（卷一百一至卷一百十） 錢謙益撰

一

牧齋有學集五十卷校勘記一卷補一卷 錢謙益撰

八九

投筆集箋註二卷 錢謙益撰 錢 曾箋註

六三三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一

太祖實錄辨證一

太祖高皇帝以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壬戌十八日

丁丑降誕于鍾離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 高帝以是年生至

洪武戊寅婁星復明周世宗征淮以荆塗二

山乃濠州之朝岡有王者氣命斷之有梅族

居此因曰斷梅山後三百年而 太祖出焉

元末童謠曰富漢莫起樓貧漢莫起屋但看

羊兒年便是吳家國我 太祖定都建康改

牧齋集一百一

至正二十七年爲吳元年實丁未也

壬辰二月亂兵焚皇覺寺 上無所避難甚憂

之乃禱於神云云

從實錄則 太祖憂亂避兵禱于伽藍神固

守旬月而後有相招迫脅之事以 皇陵碑

及 御製文集考之則先有相招迫脅之事

而後禱于神也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

辛廟香案有竹杯筴因取以占其名位以一

俯一仰爲聖筴自小較以上至節度使皆不

叶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晏元獻

爲留守題詩廟中曰庚庚大橫兆訾咳如有

聞帝王之興一何其相類也

壬辰閏三月甲戌朔 上入濠城郭子興留置

左右

滁陽王廟碑云爲門者所執將欲加害王親

馳活之實錄云人以告子興子興遣人追至

親馳之與遣人其緩急則有閒矣廟碑爲

太祖親藁以授張來儀者實錄不据此何也

居數月子興與妻張氏謀以馬公季女妻 上

牧齋集一百一

皇后

滁陽王夫人張氏次夫人亦張氏据張來儀

廟碑初勸滁陽館 高帝于貳室者次夫人

也滁陽被械携二子從 高帝奔告魯淮者

亦次夫人也厥後女爲 上妃生三王二公

主人知滁陽能識真主于魚服之中不知皆

次夫人啓之也滁陽夫人生三子皆與 高

帝不協而次夫人獨能知 高帝且以其子

相託當滁陽信讒疑忌 高帝憂疑疾疢之

時其所以周旋側陋解釋甚閒又可知矣

高帝親薨滁陽事實蓋亦深著次夫人之功而實錄但云子興夫人張氏盡沒其實大失高帝之意余故表而出之

癸巳冬彭早住自稱魯淮王趙均用稱永義王按實錄癸巳夏五月後書云彭趙二帥既據濠州挾德崖等爲已用是冬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所謂是冬者癸巳之冬也滁陽王廟碑及皇明本記記二姓僭稱俱在壬辰奔濠之時與實錄異以高帝紀夢考之則云明年元將賈魯死城圍解子歸鄉里

懷麓堂集一百一

三

收殘民數百獻之上官以我爲鎮撫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多凌辱人所謂當年冬者亦癸巳之冬也以特勢言之二姓雖草草僭稱亦當在元兵解圍之後而不在自徐奔濠之日當以實錄爲正又按元史順帝紀辛卯八月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攻陷徐州老彭者早住之父彭大也芝蔴李旣敗則彭大當與君用俱奔濠實錄不書彭大而書早住又書于甲午六月上取滁陽之後云未踰月彭趙遣人邀上守盱泗上辭弗往未幾

二人自相吞併早住亦亡惟君用專兵柄云云按順帝紀又於丁酉歲書趙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永義王彭僭稱魯淮王則丁酉歲早住尚在以理度之癸巳之夏與君用併吞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實錄於早住既亡之後記上使人說君用及賂其左右以解子興而廟碑與天潢玉牒俱云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遣人賂彭趙得縱歸則又早住不死之明證也龍鳳事蹟云先是芝蔴李故將趙均用彭早住據淮安

懷麓堂集一百一

四

僭稱王早住死均用益自專未幾奔山東依宋將毛貴此早住死于淮安之明證也二姓僭稱之事在壬辰癸巳閒者諸書載之甚確而順帝紀又載于丁酉歲者蓋彭大旣亡之後早住與君用同陷盱泗同據淮安君用仍僭稱永義而早住襲其父之舊仍稱魯淮故元史又從而記之也元史稱彭大之子早住其意甚明脩太祖實錄者殆未及考耳已亥歲君用殺毛貴旋爲續繼祖所殺獨早住不知其所終而丙午歲梅思祖以淮安降

上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授重名繼歸張氏復食其祿則數年之內君用輩披猖淮泗閒略可想見惜紀載闕如無從援据耳姑書此以訂實錄之誤
甲午七月南略滁陽道過定遠人李善長來謁留置幕下俾掌書記

鄭曉名臣記云 上嘗與善長從容談論天下事善長稱 上豁達大度類漢高祖天下不足定也 上因問善長卿可方蕭何徐達可方韓信誰可方張良者善長稱金華宋濂

牧齋集一百一

五

上曰孤所聞青田有劉基按 高皇帝是時居滁陽錫館名位在諸將之後安得偃然稱孤以漢高君臣相命善長典司書記 上戒令勿言諸將得失逮及其他龍鳳戍戍克安上始召見濂庚子克處始有人薦基此時殆未必知有兩人也流俗有英烈傳稱 太祖三顧中山中山談經世大略髣髴如韓侯葛生識者嗤之不謂鄭氏通儒亦剽取俗說如此又黃金開國功臣錄載善長當元季隱居東山思佐明主以安天下按庚午詔書善長

挈家草莽詣軍門俯伏于前豈隱居高尚者耶 太祖之于善長一則曰以文吏相從一則曰知小吏之心善長之爲吏審矣必欲諱胥吏之名標隱遯之目則鄭侯雍奴將不得爲兩漢之宗臣乎俗儒膚陋往往如此宜痛削之

乙未春正月 上率鎮撫徐達叅謀李善長取和陽

謹按 太祖實錄壬辰閏三月 上從滁陽王起義命爲九夫長癸巳六月以 上爲鎮

牧齋集一百一

六

撫乙未春子興命 上率兵二千規取和陽上率鎮撫徐達叅謀李善長等數十人徑進中山王之稱鎮撫見於此當是時中山雖隸太祖麾下其實屬滁陽王部曲 太祖與中山之爲鎮撫皆滁陽命之也史家不悉本末皆云一見 上卽授鎮撫位諸宿將上不知乙未之春子興命 太祖總兵和陽諸將猶不肯率從久而後定中山豈能遂踞諸將之上乎 太祖御製神道碑云命爲帥首凡有徵征以代朕行至克姑孰始云命王爲將定

建業始云命王爲大將此可見史家誇大之詞皆非事實也渡江以後開帥府丙申爲吳國公以逮于稱吳王凡有拜除皆出龍鳳之命或如藩鎮承制故事國史多忌諱皆沒而不書然亦往往有可考見以太史公秦楚月表之意求之不沒其實可也

乙未六月克太平命馮國用典親兵任以腹心錙三吾宋國公追封三代碑云陳也先來犯和州人馬三倍我師以廟算制勝獲其全軍也先勾死不得則願款附刑牲與盟飲血而

牧齋集二百一

七

嘔知其懷貳必不令終矣其軍之投戈環

上而寢悉去其兵士唯公一人侍側竟達曙無他是後公先陷陣衆乘勢崩之遂禽也先据實錄上悉屏舊人于外獨留國用侍臥榻旁而錙學士追封碑歸其事于勝當時國用最爲上所親信周旋宿衛勝封宋國誥文猶以國用爲言令侍側者爲勝則誥文必不獨舉國用也勝在開國其功未得比于常鄧而與六公之列者亦以國用故也安得掠其兄之勞以歸勝乎丙申三月降陳光先三萬

衆擇五百人置麾下上知其疑懼悉令入衛以安之及攻集慶多得其力而碑以爲陳也先之衆也先于乙未六月僞降已而誘其部曲復叛至有紿上臨軍受俘之事上安得不心疑之而今其降卒入衛乎碑又云是後公先陷陣遂禽也先乙未九月也先追襲我軍於溧陽爲青衣兵所殺未嘗有再禽之事國初諸公記載之文獨錙學士最多譌繆未可枚舉王世貞撰馮勝傳則云獨國用與勝擐甲侍帳中兩人旣竝侍帳中矣何云

牧齋集二百一

八

獨乎鄭曉異姓諸侯傳云上釋也先勝兄

弟察其有異志曲防之竟不能爲害此皆因三吾之碑而傳會者也史家曲說如此竝當刪去又按開國功臣錄馮國用從克鎮江以下皆錙三吾碑所載勝功次也丙申七月上開行省金陵卽以國用爲親軍都指揮使今乃云在克宜興之後則繆甚矣國用旣掌親軍在帝左右亦無出守禦宜興之理王世貞撰列傳因開國功臣錄之誤而又云兄弟俱授萬戶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親兵都指

揮以已意杜撰傳合何所據依失之遠矣
乙未七月陳瑩先以衆數萬來攻太平戰于城
下遂擒瑩先

太平城下之戰實錄與寧河東甌神道碑互
異而實錄寧河本傳又與神道碑合則實錄
與本傳又互異也參互考之實錄則云上
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出姑孰東迎戰後命
別將繞出其後寧河神道碑云上親督兵
禦之調王與魏國以奇兵出其後東甌神道
碑云王擊其水軍中山寧河二王繇東門轉

牧齋集一百一

九

戰城北破其步軍遂擒瑩先以獻以二碑參
考之則從上督兵禦之者東甌也以奇兵
繞出其後者中山寧河也實錄所載殊脫略
當以二碑正之

丙申七月徐達圍當州張士誠遣其弟九六來
援達設伏擒之

一望虞山一悵然楚公會此將樓船閒關百
戰捐軀地慷慨孤忠罵寇年填海欲銜精衛
石驅狼願假祖龍鞭至今父老猶垂淚花落
春城泣杜鵑右陳基敬初夷白集詩也基臨

海人至正初以薦授經筵閒討謝歸教授吳
中張士德入吳網羅一時名士延致幕下仕
僞吳爲學士入國朝預脩元史集中所稱楚
公及平章榮祿公者皆謂士德也平章榮祿
者士德降元所授曰楚國公者元追封也按
洪武實錄士德以丙申二月據平江秋七月
援毘陵中山武寧王設伏擒之我太祖高
皇帝御製武寧神道碑亦首載其事今基舟
中望虞山之詩則以爲楚公身將樓船百戰
捐軀之地此所謂傳聞異辭矣基身在士德

牧齋集一百一

十

幙中是詩作于癸卯二月渡江使淮之日不
當爲無稽之言而豐碑國史簡冊昭然又豈
宜有錯誤哉今年採輯開國功臣事略于宋
文憲鑒坡後集得梁國趙武桓公神道碑云
丁酉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嘗熟
張士德出挑戰公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
士誠之弟也遂征望亭甘露無錫諸寨以武
桓之碑觀之則基之詩爲有徵矣文憲身任
國史奉詔撰此碑必經呈進士德之就擒開
國之大事也安得無所援據而輕以武寧之

功狀移于武桓碑于士德就縛之下又曰士德士誠之弟也其屬詞鄭重似有意欲疏通證明之者余因是而詳復攷之則實錄之誤誠不可得而掩矣實錄七月擒張九六十月士誠以其弟被擒遣孫君壽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觔劉辰國初事蹟以爲士德母痛其子故也然士誠既以失弟而聳懼其母又以痛子而請和士誠之遺書何以了不置喙 高皇帝之復書則曰攻圍嘗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

牧齋集一百一

十一

加誅爾所獲詹季乃吾偏裨無益成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我師既擒士德獲其謀主又何以匿而不言但及張湯二將耶其誤一也元史丙申七月士誠兵陷杭州楊完者擊敗之陶九成輯耕錄紀杭州之役士德與王與敬偕往以諸書互攷之則士德陷杭在七月其敗歸平江當在八月安得有嘗州被擒之事其誤二也元史順帝紀及達識帖睦爾傳張士誠爲書請降達識帖睦爾承制令周伯琦撫諭之詔以士誠爲太尉士

德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士德已爲大明兵所擒此丁酉八月事也若士德丙申七月就擒則去士誠納款已一載餘矣安得有平章政事之授耶又按達識帖睦爾傳元授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士德專爲大明兵所擒則其事在旬月間矣元史之書法甚明其誤三也士德以好賢下士初造伯業如王逢楊維禎楊基者頌慕之辭久而不替不獨陳基輩流召致館下者也假令以二月入吳七月就縛居吳不及半

牧齋集一百一

十二

載又提兵往來三郡無須臾之暇士德雖有過人之略何以能深得士心若此其誤四也王逢梧溪集云今太尉開藩之三月令部將王左丞晨書使踵海上招至吳中以予避地無錫說嚴勸張楚公歸元擢淮省都事予辭不就逢他日遊崑山懷舊傷今之詩亦云桓桓張楚國挺生海陵鄙玄珠探覽社白馬飲浙水三年車轍南北向復同軌量容甘公說情厚穆生醴警擊祖逖楫竟折孫策蓋天王詔褒贈守將躬歲祀士誠之歸元其謀皆出

於士德達以元之遺老與有謀焉令丙申之秋士德已爲俘虜達雖欲緩頰何以自效其誤五也元史記丁酉歲士誠屢爲楊完者所敗然後乞降士德之被擒在七月而元之招諭在八月則士德被擒時歸欵之事已定矣實錄謂我欲留士德以誘士誠士德聞遣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故誅之國史既誤記士德被擒于前而不欲泯其主謀降元之事故曲爲之辭非事實也其誤六也由此言之則士德被擒之事斷以趙武桓之碑爲正而實

牧齋集二百一

十三

錄之誤爲無疑也予又攷天潢玉牒云丁酉六月取江陰州攻嘗熟獲張士誠弟士德以歸皇明本紀云明年復破其兵于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並獲其戰船馬疋皆與武桓碑相合湖橋在虞山西北通福山港爲舟師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于此基由琴川次福山港舟中望虞山至今可想見其處本紀曰宜興傳寫之譌也又攷實錄丁酉七月丁丑徐達兵徇宜興取嘗熟擊張士誠兵敗之獲馬五十疋船三十艘降其兵甚衆武桓碑記

攻嘗熟在丙子實錄紀在丁丑相去止一日固知卽此一役也云徐達兵取嘗熟而不言武桓者武桓方以領軍先鋒聽大將調遣嘗熟之兵亦聽武寧調遣遂沒而不書獨于取嘗熟下脫士德就縛之事則以丙申誤記于前故也然此事所以傳譌者蓋亦有故丙申七月既擒張湯二將軍十一月又擒其梟將張德用兵之際羽書交馳奏報錯互流傳既久卽聖祖製碑之日亦止據一時功狀書之未及是正耳平吳錄載士德援嘗州被擒

牧齋集二百一

十四

在丁酉三月尤爲無據其他紀錄載紛如又不足道也夫史家異同必取衷於國史而國史多不足信至如開國元勳之碑出自御筆傳諸琬琰非他金石之文所可倫擬而猶或未免於傳疑史家之難豈不信哉余以萬曆戊午讀夷白集懷疑胸臆如有物結轡者迄今數年排繯解剝稍有條理乃敢次第書之未知後之君子其以爲何如也天啓六年七月十九日

丁酉七月胡大海破楊完者于徽州城下九月

汪同來降

徽州城下之戰寧河神道碑記寧河與越國同事而實錄本傳從之胡越國新廟碑記此戰專屬越國而實錄從之按是時寧河守徽州越國進取婺源完者兵寇徽州寧河以守將禦寇而越國還兵合擊之則此戰兩公共事無疑也碑載是戰在十月實錄在七月攷程國勝神道碑國勝以是年十月從衛公戰敗苗軍則當以十月爲正奏報偶異史家之參錯多矣又按實錄七月丙申楊完者率兵

牧齋集二百一

十五

十萬欲復徽州胡大海還師與戰城下大敗之九月癸酉朔元婺源州元帥汪同等詣雄峰翼降國勝神道碑載同與國勝等偕降徽州城下之戰國勝已在行間則較實錄所載蓋大相矛盾矣攷寧河神道碑城下之戰在是年十月蓋寧河越國之拔徽州在七月而城下之戰則在十月惟戰在十月故國勝既降遂得奉寧河調遣如戰在七月而同等降以九月則絕不相蒙矣此可以訂實錄之誤當與寧河事略互觀

已亥十一月胡深叛石林宜孫聞道來降

實錄處州守將石林宜孫遣元帥葉琛等屯桃花嶺諸要害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至是深叛宜孫聞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大喜卽出軍與耿再成合攻之遂克處州按神道碑與行述深出見大海在克處州之後而實錄則以爲深聞道來降乃獻謀取處州此大異也以實錄本傳考之似當從碑與行述胡公受石林公國士之遇旣解甲內附而又獻謀以取處州此穿窬小人之爲而謂

牧齋集二百一

十六

君子爲之乎蘇伯衡撰繆美列傳云上至金華美從胡公大敗處州胡深元帥軍梅花門外遂至菱道盡獲其輜重金華遂降已亥十一月復從胡公擊處州軍據磐嶺其地險隘衆莫利先登美率敢死士持挺魚貫奮擊奪其壁以入我師守將石林參政棄城而竄分兵略定浮雲得元帥葉琛使諭元帥胡深曰今上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時自附將誰與協力且去年爾之衆戰而大敗今年我之師不戰而勝則天意亦可見矣

與其阻險偷生旦夕孰若改圖可以保富貴也深然之出降龍泉慶元皆平遂以胡深葉琛暨劉基入見內出銀碗文綺賜之而遣還金華按伯衡記繆美說降深事甚詳其在處州既下石抹棄城之後彰彰矣石抹既遁深不得已來降豈有背石抹來降復獻計取處之事哉此可以證實錄一時之譌白仲淵千載之誣矣

丙申秋七月己卯朔諸將奉 上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兼總省事

牧齋集二百一

十七

實錄丙申七月 上取臺城諸將奉 上為吳國公今考之誤也是時置江南行中書省毫都陞 上為行省平章己亥五月陞行中書省左丞相辛丑正月乃為吳國公俞本記事錄次第載之甚詳据辛丑十一月葉子奇上書于孫炎有曰丞相以雄傑之才紹開中興之運而壬寅冬航海之使猶齎行省平章宣命則丙申之未開吳國斷可知矣漢高未王巴蜀不改沛公之稱光武初徇昆陽但循太嘗之號帝王之興豈以區區封爵蚤晚為

重輕哉史臣於是為無識矣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丹一

牧齋集二百一

十八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二

太祖實錄辨證二

庚子二月徵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金華宋濂至建康基陳時政十八策 上嘉納之按劉文成以至正十一年爲江潮儒學副提舉十月辭疾歸十二年以潮東元帥府都事從納麟哈刺築慶元城十三年以行省都事從帖里帖木耳招諭方氏與朝議不合羈管紹興十六年行省復以都事起公與石抹謀括寇十七年石抹宜孫總制處州分院治于

牧齋集一百二

處以公爲其院經歷又辟郡人胡深葉琛章溢參謀其軍事用公等謀盡平處盜十八年我兵取蘭谿且逼發石抹遣胡深等救發不克 上既定發卽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以規取處石抹遣葉琛胡深等分屯以拒王師公雖不在行間然未嘗不在石抹院中石抹蓋倚之以謀我師也實錄本傳云改行樞密院經歷與石抹守處州以拒國珍當是時石抹與耿泗國對壘于黃龍樊嶺閑其所拒者非國珍也國史行其詞耳元史是年經略使李

國鳳至浙東承制拜宜孫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行狀載公遷右司郎中李國鳳上其功不錄則公之遷右司郎中亦國鳳承制拜之也明年己亥十二月我兵取處而石抹棄城去矣公又在石抹院中其棄官歸青田山中或在石抹未敗之先要亦不甚相遠也李國鳳巡撫江南上公之功在十八年十二月王師克發之後則行狀實錄本傳俱云棄官逃歸青田山中以其時改之當在十九年春夏閒去石抹敗時無幾也方孝孺撰孫炎傳云

牧齋集一百二

二

上克處方欲用人而秀民有能才者皆伏匿山中不肯出炎鈞致一二人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基葉琛章溢尤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豪俠負氣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反不起以一寶劔奉炎作詩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諭天命以諭基基無以荅遂巡就見炎遂致基于京師又蘇伯衡撰繆美傳云處州旣下龍泉慶元皆平遂以胡深葉琛暨劉基入見處平之後公遷延避匿待孫炎輩鈞致久之始入見非獨以仕元

日久不欲輕爲我用亦不忍負石抹也讀覆
載集與石林倡和詩公之心事二百年後可
以想見行狀載西湖見慶雲謂金陵有天子
氣我當輔之及上取金華指乾象示人云
云吾以爲皆佐命之後其門人子弟從而爲
之詞非公之本心也封誠意伯誥云朕提師
江左兵至括蒼爾基挺身來謁于金陵歸謂
人曰天星數驗真可附也願委身事之于是
鄉里順化封弘文館學士誥云當是時括蒼
之民尚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寧然則

牧齋集二百二

三

公之事我太祖傾心佐命蓋在金陵謁見
之後太祖之知公深矣爲著其梗槩若此
庚子六月康茂才遺書友諒約爲內應

鄭曉異姓諸侯傳載茂才與友諒書辭云云
當時倉卒致書戰後於敵舟臥席下得之安
得雕刻書尺流傳人間此鄭氏傳會之陋也
今削去

辛丑九月陶安爲黃州府知府

按實錄辛丑九月以左右司員外郎陶安爲
黃州府知府乙巳正月調黃州府知府陶安

知饒州府相去凡五年而本傳則云知黃州
尋移知饒州徐紘集傳云癸卯黃州平上
思得重臣以鎮之遂命知黃州改桐城令尋
移知饒州謝理太平人物志亦然皆與實錄
及本傳不合以陶學士詩集考之自龍鳳元
年乙未至九年癸卯安皆在金陵壬寅歲有
憶別之作云七年同在省東廳則辛丑歲安
未嘗出守可知也癸卯秋從征鄱陽甲辰守
黃州有今年春二月璽書命守土兩日抵其
州又值連月雨之句則安以甲辰守黃州在

牧齋集二百二

四

平陳理之時當以徐紘集傳爲正陶學士事
蹟載令旨付陶安者凡二俱稱皇帝聖旨吳
王令旨其授黃州府知府則龍鳳十年二月
日授鄱陽府知府則龍鳳十年十二月
日則安之守黃移饒皆在甲辰年無疑
也惟徐紘謝理所記改桐城令他無可考而
學士集甲辰十月七日舟發樅陽詩自注云
時遷往桐城舊縣又記龍鳳甲辰秋九月于
秋節亦在桐城至聞除代者及召還之命則
云年殘動歸思客至報除書海內招文學淮

南起謫居又有臘八日發桐城詩則知安守黃未幾謫爲桐城令至臘月召守饒州乃發桐城也劉付所載授鄱陽年月與詩悉合乃知二傳之有據而實錄與本傳咸有脫誤矣俞本記事錄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中書省郎中李君瑞陶主敬都事王用和簡較鄧永真陳養吾博士夏允中紹磨陳子初等俱令家人私通敵境於四沙易鹽及水陽王千戶賄選壞法提至軍前俱剝衣鎖項置小船中置於黃鶴樓下大浪中凡三日沉江而死惟

收齋集一百二

五

李君瑞兩腿訊一千下安置桐城縣按陶學士文集甲辰歲守黃未幾謫爲桐城令安之被謫必以癸卯從征令家人易鹽之事也俞本所記當不謬其云俱置黃鶴樓下沉江而死則當有誤蓋主敬但謫桐城而王用和以壬寅二月死于金華也國初事蹟云夏煜犯法取到湖廣投于江與俞本記合

壬寅 上駐金陵曹良臣以所部來附

按至正壬寅順帝二十二年即龍鳳八年也庚午詔書持兵負固于兩閒可觀望而不觀

望乃來歸者良臣居其次黃金錄以爲在金陵安豐兩主之閒非也 太祖方以龍鳳記年開國承制安得自命兩主如黃金所云耶當是時小明王都安豐張士誠已降元構兵安豐與察罕相應次年即有安豐之圍良臣聚兵立堡不走張氏而走金陵此所謂持兵兩閒可觀望而不觀望者也豈容以金陵安豐爲言小明王自毫徙安豐已而爲張氏所困自安豐徙滁其勢日蹙係吾 太祖以僅免耳豈有方張之勢可與金陵稱兩大者而

收齋集一百二

六

嘉其擇主自拔耶俗儒不達時務誤解詔書不足采也

壬寅六月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來致書

按察罕破汴梁下山東江南震動我 太祖遣使通好察罕亦致書相答已而有張昶馬合謀之來察罕爲之也 上曰察罕書辭欲以甘言啗我所謂甘言啗我者即榮祿大夫江西行中書省平章之命也元使以航海來淹留逾年而察罕被刺之問亦至矣野史所

謂太祖聞察罕死遂不受命者是也太祖聞察罕死嘆曰天下無人矣又曰元朝不達世變尚敢遣人扇惑我民察罕之死所關係豈不重哉劉辰國初事蹟大書其事無所隱避國史雖多微詞亦不盡沒其實參互之可以考見辰又云太祖以孤軍獨守別無趨向成敗當聽其自然在後滅陳擒張信知天命有歸卽位後始圖中原然吾以爲察罕一死天意灼然歸我明矣嗚呼帝王之興豈不有天命哉聖祖極推重察罕卽位後幸

牧齋集一百一

七

汴梁特遣使往祭厥後洪武九年宋濂奉勅撰方國珍神道碑歷數一時羣雄皆直書其名而於察罕則云齊國李忠襄王察罕保釐河維其嚴重之如此非本于聖祖之意當時史臣寧敢輕獎亡國之臣以干聖怒耶或曰聖祖祭忠襄文頗多譏評之語亦非聖祖之初意也

戊戌二月明王珍被嘉定盡有川蜀之地

按元史順帝紀辛丑五月癸丑四川明王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齊遣兵擊敗之實錄本傳

載在戊戌歲則相去四年矣王珍之絕友諒稱隴蜀王在庚子歲而元史記于壬寅五月其稱帝改元在壬寅歲而元史記于癸卯正月王珍之攻陷雲南在癸卯十二月而元史記于壬寅之三月其錯互不一如此蓋元史修于洪武元二隴蜀未入職方之時而實錄則平夏之後本其載記而存之也斷以實錄爲正

癸卯三月上率右丞徐達等擊安豐

黃伯生撰誠意伯行狀云中書設御座奉小

牧齋集一百二

八

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遂不拜實錄及本傳皆不載此事是時上方奉龍鳳正朔承制行事文成不應孟浪若此或云在癸卯克安豐之後于事理爲近劉辰國初事蹟云張士誠攻安豐劉基諫曰不應輕出若救出來發付何處此則文成不奉龍鳳之本謀也

癸卯四月陳友諒攻洪都元帥牛海龍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後俱配享洪都功臣廟

實錄記戊子之戰與朱善安定侯神道碑大

略相同但實錄以爲韓成等先戰死張定邊方犯御舟碑則以爲定邊犯御舟之時成等咸與格鬪御舟旣脫而成等以援絕死之也碑所記比實錄爲核實錄又于韓成下脫國勝偕死事則以癸卯四月誤載國勝與牛海龍俱死洪都之事也國勝與牛海龍夜劫友諒營牛中流矢死程泗水得脫逕達金陵從太祖親征死鄱陽湖南昌城中不知也次年甲辰追錄諸臣南昌報程與牛俱死得與祀贈侯饒州又以國勝死康山事來上又得與

牧齋集一百二

九

祀贈伯當時事冗不暇兩相參訂也實錄載國勝與海龍俱戰死蓋據南昌所上國勝死事狀也甲辰立廟國勝兩得與祀而實錄則于兩廟皆佚其名後是有建議祀典重複遂罷程豫章之祀厥後有司又并罷康山之祀脩會典者亦因之沿襲至今國勝遂不復預兩廟之祀矣國史失于考覈遂成祀典百世之誤宜亟正之

癸卯秋七月丁亥與友諒師過於康郎山戊子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衆我指揮韓

成元帥宋貴李兆先等皆死

高陽侯韓成之死于鄱陽也定遠黃金著開國功臣錄以爲成當太祖危急時服御袍對敵自沉史家競傳之比于紀信之誑楚而實錄紀此戰則云彼軍殺溺者甚衆我指揮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國史故多諱辭然以成之忠烈如此一切抑沒而不書難乎其爲實錄矣豐城朱文恪公善撰安定伯程國勝神道碑紀其事最詳蓋當御舟膠淺張定遠奮前直犯之時事勢惶急成與國勝兆

牧齋集一百二

十

先等方左右格鬪及定遠中矢援舟驟進御舟以水湧得脫而成等反遶出敵艦之後援絕而死然則成等致命之時定遠之勢已燬御舟之厄已脫矣寧有代死誑漢之事耶且康山之役與榮陽不同羽圍榮陽久漢軍乏食漢祖計無所出故紀信畫誑楚之策遂得以乘閒遁去康山之戰兩軍相持雌雄未決卒然有冕服代死之事耳目督亂軍心盡解我將何以自固決機于兩陣之間我知其不出于此矣錄又言上念成効死祀諸臣于